

非同寻常

妙趣横生的另类历史
传世奇书



中国市场出版社

欧洲历史上 最荒唐可笑的人群众性狂潮

全书史料详实，生动有趣。很多情节比小说更出人意料，有不少故事是令人拍案惊奇的。



[英]Charles Mackay 著
富强 译

非同寻常

欧洲历史上最荒唐可笑的群众性狂潮

[英] 查尔斯·麦基 著
富强 译

中国市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同寻常：欧洲历史上最荒唐可笑的群众性狂潮 /
(英) 麦基著；富强译.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155-876-6

I. 非… II. ①麦… ②富… III. 历史事件—欧洲
—通俗读物 IV. K500. 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4213 号

书 名：非同寻常

作 者：麦基著 富强译

责任编辑：王 群

出版发行：中国市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 (100837)

电 话：编辑部 (010) 68034118 读者服务部 (010) 68022950

发行部 (010) 68021338 68020340 68024335 6803357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通州区蓝华印刷厂

规 格：787×1092 毫米 1/16 15 印张 250 千字

版 本：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5-876-6/K·5

定 价：28.00 元

译者前言

本书讲述欧洲历史上最荒唐的群众热潮：郁金香热、股票泡沫、圣物崇拜、都市俚语、头发与胡子的时尚、十字军东征、炼金术、占卜术与催眠术等等，很多故事触目惊心，令人难忘。

比如，在炼金术盛行的中世纪，术士们声称可以用鸡蛋黄炼出黄金，而达官贵人及普通百姓毫不犹豫地纷纷解囊！有个术士吹牛说自己活了两千多年，被巴黎社交界当成了神仙，总有一些老富婆向他索求长生不老药，让他赚了不少钱。

又如，在法国的一次投机狂潮中，全国各地的人都挤到巴黎一条街上抢购股票，希望能够一夜暴富。有个在街边摆摊的鞋匠把摊位租出去，并为股票经纪人和顾客提供书写材料，狠狠发了一笔财。更离奇的是，有个驼背站在街头，把自己的后背租给奔忙的投机商当书桌，竟然也赚了一大笔！

再如，古代欧洲的教徒热衷于搜集圣物，例如从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切下来的木片、圣母玛丽亚的眼泪及她的长袍的折边等等。事实上，那些“从十字架上切下来的木片”如果加在一起的话，要比一百棵橡树所能提供的木头还要多；而圣母留下来的眼泪也不少，如果能收集在一起的话，灌满一个游泳池绰绰有余。

全书史料详实，生动有趣，充分展现了人性盲目和疯狂的一面。很多情节比小说更出人意料，有不少是令人“拍案惊奇”的。诚如马克·吐温所言：“现实生活要比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有趣得多。”

目 录

001	密西西比计划
017	南海泡沫
031	了不起的郁金香
039	圣物崇拜
047	近代预言
057	大盗赞歌
063	头发和胡子的时尚
071	决斗还是神裁
091	都市流行语
099	十字军东征
125	女巫奇冤
147	慢性毒杀
161	鬼屋魔影
175	炼金术士
203	占卜术
213	催眠术士

密西西比计划

有人秘密组建空壳公司，
发行新股票牟取暴利。
他们抛出一个又一个天花乱坠的计划，
营造虚名，诱惑世人。
先树立信用，再宣布贬值，
把所有股民的财产据为己有，
让众人争吵不休、不能自拔。

——笛福

第一节 花花公子约翰·劳

约翰·劳是密西西比计划的策划者，是他制造了1719年和1720年的那场大阴谋。历史学家们有的说他是骗子，有的说他是疯子，评价不一。由于他的计划给太多人带来了不幸，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这两个词来称呼他。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那样对待他是不公平的，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与其说他骗人，不如说他也是受骗者；与其说他犯罪，不如说他也是受害者。他对银行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比当时的任何人都熟悉金融问题；他所建立的系统之所以轰然崩溃，并非他的过失，更多是因为那个时代民众的愚昧。

约翰·劳1671年生于英国爱丁堡，是家中长子。他父亲经营金器和银行业，积攒了大笔财富，并成为一块领地的主人。父亲想让儿子尽早明白银行系统的操作规则，所以，约翰·劳刚满14岁就被带到会计室中艰苦劳动了三年。约翰·劳对于数字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在算术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才能。17岁时，他已经是个身材健壮的美男子了，虽然脸上因为出天花而疤痕累累，但仍然讨人喜欢。这时，他开始不务正业，整天穿得漂漂亮亮的，纵情于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之中。他很受女人欢迎，女人们都叫他“漂亮的劳”；男人们则对这个纨绔子弟很反感，称他为“浪荡子约翰”。1688年父亲死后，他就从烦琐的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带着继承来的地产收入，跑到伦敦闯荡世界去了。

在伦敦，他挥金如土，很快成了赌场里的常客。他对输赢几率做了精心细致的计算，再加上胆大心细，所以不断地赢钱，几乎从无失误。所有的赌徒都嫉妒他，许多人整天围着他转，他押什么，就跟着押什么。

在情场上，他同样是个幸运儿。他年轻、富裕、聪明，很有魅力。

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都注意到了这位英俊潇洒的苏格兰男子，就连最高傲的女士也向他含情脉脉地抛媚眼。

可惜好景不长。在九年的放荡生活之后，他成了一名不可救药的赌棍。他越赌越大，终于有一天输掉了所有的钱，而且要抵押地产才能付清赌债。祸不单行，由于某件桃色新闻，他卷入了一场决斗，并当场把对手射死。当晚，他被逮捕归案，可是又奇迹般地逃脱了法网，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官们受到抨击，只好在报纸上悬赏通缉约翰·劳。

在通缉令中，他被描绘成：“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26岁，肤色黑，身材匀称，约有六英尺高。脸上有麻子，鼻子很大，口音很重。”这种漫画式的描写太过笼统，所以他并没有遇到多大阻碍就成功地逃到了欧洲大陆。他在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游荡了17年，使他对欧洲各国的贸易和资源变得异常熟悉，而且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纸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繁荣起来。不过，在这17年中，他的成功主要还是在赌博方面。在欧洲所有著名的赌场里，他都鼎鼎大名，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精于计算、最能把握机会的人。据《世界传记》记载，他先是被逐出威尼斯，又被赶出热那亚，因为他实在太有名了，给当地年轻人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严重影响了当地的道德水准。后来，约翰·劳结识了法国的旺多姆公爵、孔德亲王和放荡不羁的奥尔良公爵。奥尔良公爵十分赞赏这位苏格兰冒险家，愿意做他的保护者。他们交往频繁，劳每次都要向公爵灌输他的金融主张，他知道后者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在政府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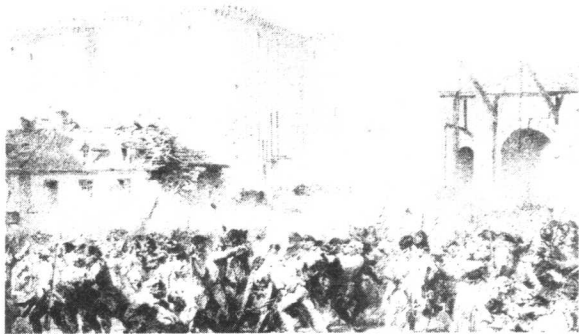
171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去世，继承人年仅七岁，奥尔良公爵被指定为摄政王。当时，法国财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国王带头腐化堕落，各级官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经济秩序一片混乱。国家的外债高达30亿里弗赫，而每年的税收总共才有1.45亿里弗赫，其中的1.4亿要被政府花掉，只剩下500万用来支付



路易十四喜欢装扮成太阳神阿波罗，号称“太阳王”。事实上，他政绩不佳，死后留下了一大堆烂摊子

30 亿外债的利息。摄政王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法改变这种局面。有人建议摄政王召集议会，宣布国家破产，还好，这个过于大胆的建议未被采纳。最先被采纳的措施是重铸货币，这个自欺欺人的办法不但没带来一点好处，反而使货币贬值了 1/5，全国的商业运行陷入混乱。

为了挽救经济，国家成立了一个裁决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那些贷款承包商和税收承包人的不法行为。当时，法国全民对税务人员恨之入骨，因此，当税务人员被传唤到法庭交代罪行时，全国民众一片欢腾。国家还设立了司法院，鼓励告密，并对犯罪人严加惩处。巴士底监狱很快就挤满了囚犯，全国各地的大小监狱也人满为患。在税收的名义下，政府向所有犯人伸出大手，狠命地处以罚款。不过，由于各个行政部门都趁机揩油，所以尽管罚款很多，但中央政府的收益并不大。朝廷大臣



巴士底就是法国乃至欧洲最负盛名的监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肩负重任，直至 1789 年被革命者攻陷

以及他们的妻子、情人将大部分罚款据为己有。有一个税收承包人应被罚款 1200 万里弗赫，但一位伯爵把他叫到自己家中，提议道，如果对方愿意交 10 万克郎的好处费，就可以免除罚款。“伯爵先

生，你说晚了，”这位承包人说，“我已经和你的妻子达成了协议，她只要 5 万。”

就这样，政府征收到了 1.8 亿里弗赫，其中的 8000 万用来偿还外债，其余的 1 亿全都进了大臣们的腰包。

几个月过去了，所有罪行严重的富人都受到了惩罚，罚款的对象逐渐转向其他人。由于告密者可以得到巨额奖赏，所以正直的商人也倒了霉，他们被带上法庭，欺诈罪、勒索罪甚至谋杀罪等罪名汹涌而来。一年之后，在一片埋怨声中，政府不得不停止这些措施。裁决委员会被解散，国家不得不宣布大赦。

在这场财政乱局之中，约翰·劳出现了。

劳在朝廷上一露面就受到了热烈欢迎。他摆出专家的姿态，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指出由于货币不足并且贬值，整个法国已经陷入了一场财政危机。他说，对于一个商业国家而言，如果没有纸币的辅助，金属货币是根本不可能支撑整个经济的。他还特别举出英国和荷兰的例子，来阐明纸币的重要作用。他罗列出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向摄政王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各国中十分不景气，所以劳提出应该建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有权管理国家的税收，并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这个银行应以国王的名义管理，并应接受由议会指定的委员会的监督。

议会很重视这两份备忘录。同时，劳又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关于金融和贸易的文章译成法文，在全国广为宣扬，使自己的名字变得妇孺皆知。摄政王为了配合劳，让心腹向国外传媒宣扬劳的博学多才。一时间，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大家都盼望这位先生能带来奇迹。

1716年5月5日，皇室发布命令，授权劳与他的兄弟建立一个银行，取名“劳氏公司”，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银行资本金为600万里弗赫，每500里弗赫为一股，共1.2万股，其中的1/4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其余可用国库券购买。

约翰·劳走上了康庄大道，前途一片光明。他对金融事务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处理银行业务时游刃有余。他打通关节，使自己发行的纸币价值稳定，而且可以自由购买。这使得他的纸币变得比金银还要珍贵，因为后者经常由于政府的随意干预而贬值。没多久，他就惊喜地发现，他发行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价值也迅速超过了金属货币，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1%。不久，衰败的商业开始复苏，税收增加了，人们的抱怨减少了。一年内，劳发行的纸币升值了15%，而国库券则下滑了78.5%，这个对比使约翰·劳的声望蒸蒸日上。劳建立了很多分行，与此同时，他开始筹划使他名垂后世的密西西比计划。

劳向摄政王提议：应该建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应该拥有很大的权力，独揽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据说这两个地方如同东方仙境，遍地金银）；而且，如果公司在该贸易中获取巨

大利润，就应该有资格成为唯一的税赋承包人和唯一的钱币铸造者。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摄政王和议会的批准，贸易特许状于 1717 年发了下来。公司的全部资本被分为 20 万股，每股 500 里弗赫，这些股可以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而当时面值 500 里弗赫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 160 里弗赫的金属货币。

第二节 投机狂潮

法国人对密西西比计划产生了极大的热情，投机狂潮迅速席卷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人们对劳许下的任何承诺都坚信不移。摄政王每天都赋予劳新的特权，使劳氏银行顺理成章地垄断了烟草的销售，独揽了改铸金币、银币的权力。不久，劳氏银行干脆被改建成了法兰西皇家银行。在如潮的赞美声中，劳和摄政王都昏了头，分不清东南西北。他们忘记了以前大声宣布过的准则：如果一家银行没有必要的基金来支持它所发行的纸币，就必然会走上绝路。摄政王更是得意忘形，劳氏银行一转为皇家银行，他就立刻指令银行发行大量纸币，总面值高达 10 亿里弗赫。这种行为已经完全偏离了正轨。对此，我们不应责备劳：在劳控制银行时，他发行的纸币从未超过 6000 万里弗赫。

在密西西比计划之初，议会就不满劳作为一个外国人所具有的影响，并且怀疑他提出的计划是不是保险。随着他影响的扩大，议员们的敌意也增加了。大法官达格索反对大幅度增加纸币发行量，更反对国内金银货币的持续贬值，因此被摄政王无理撤职。这件事使议会对劳的敌意越发强烈。摄政王让亲信达让松接替空缺的大法官职位，并兼任财政大臣。新任财政大臣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大硬币改铸成面值更大的小硬币。他对贸易和信用的原则一窍不通，根本不明白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

对此，议会恨得咬牙切齿。在他们看来，劳是万恶之源。有些议员站了出来，提议将劳押到法庭受审，一旦认定有罪，就在法院门口绞

死。劳大吃一惊，慌忙逃入皇宫，请求摄政王的庇护，并建议摄政王采取措施，逼迫议会就范。摄政王把议会的议长和两名议员抓了起来，关押到远方的监狱，就这样将议会制服了。

危险烟消云散后，劳从皇宫里跳了出来，全神贯注于密西西比计划。他不顾议会的反对，大量增加公司的股份。1719年初，政府宣布，在东印度、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柯尔伯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所有的贸易活动均由密西西比公司全权负责。这个公司于是又被称为印度群岛公司，它的业务增长速度很快，不久又新增5万份新股。劳向民众展示了无比辉煌的前景，他保证，每股的年息将达到200里弗赫，利润竟达到120%。

人们无法抵御如此强劲的诱惑，公众热情不断高涨。5万份新股至少有30万人申请购买，劳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心急如焚的申请人。新股票持有人名单几周后才能确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心情由焦急达到了疯狂。公爵、侯爵、伯爵，还有他们的夫人、儿子、女儿，全部出动，每天都挤到劳门口的大街上等待几个小时。最后，整条大街都站满了各色人等，等待的人数达到数千。有些人做好了长期奋斗的准备，在附近租下房间，以便有机会靠近劳。在新股热得发烫的同时，旧股的价格也迅速攀升。在黄金梦的诱惑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请人都想挤到劳所在的大街上。公司被大好形势所鼓舞，决定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赫。这样一来，摄政王就可以还清所有的国债。

每个人都想从密西西比债券的涨落中大捞一笔，劳居住的金坎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聚散地。它十分狭窄，再加上人群密集，事故不断发生。本来这条大街两边的房子租金每年只有1000里弗赫，现在已经涨到了1.2~1.6万。有一个在街边摆摊的鞋匠把自己的摊位租出去，并为经纪人和顾客提供书写材料，每天至少能赚200里弗赫。更离奇的是，有个驼背站在街头，把自己的后背租给奔忙的投机商当书桌，竟然也赚了一大笔钱！所有的生意人似乎都聚集到了这里，于是吸引了更多的投机者，同时也吸引了小偷和恶棍。这里开始不断地发生暴力事件和骚乱，天色一暗，政府就不得不派大批士兵来清理街道。

劳觉得自己的住处太不方便，就搬到了旺多姆广场。投机商们也跟到了那里，本来宽敞的广场立刻变得像金坎普瓦大街一样拥挤，成了一

个摩肩接踵的大市场。从早到晚，到处都是帐篷和货摊，或者买卖股票，或者出售饮料点心。满怀投机心理的人们蜂拥而至，赌徒们只要在广场中心摆上赌台，就会稳赚一大笔。人们休闲娱乐的时候，不再想到林荫路或小花园，而是想到旺多姆广场。那里不仅可以谈生意，还是闲逛者最时髦的约会场所。大法庭设在广场边，由于人声过于嘈杂，法官们多次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说听不到律师辩护的声音。

劳表示他可以解决这个讨厌的问题。他以惊人的高价买下了卡里南亲王的苏瓦松官邸，亲王则留下了官邸后面那个大花园，以便赚取更多的利润。劳一搬进新居就发布公告，所有人只能在官邸后面的大花园中进行股票交易。大花园里马上支起了五六百个小帐篷和摊位，到处都是色彩鲜亮的彩带和飘扬的旗帜。繁忙的人群进进出出，发出无休无止的叫嚷声和刺耳的噪声，还夹杂着音乐。人们的表情随着股票的涨落而瞬息万变，气氛狂热。对于这种群众性的癫狂行为，正直的陆军元帅维拉尔十分苦恼，他不能容忍同胞们一个个陷于愚蠢之中不能自拔，有一次，他对着人群大声呼喊了半个钟头，要求停止这种荒唐的行为，但没一个人听从他的劝告。回答他的是嘘声和嘲弄声，甚至有人向他投来鸡蛋和西红柿，击中了这位元帅的头部，使他不得不驾车狼狈地逃走。

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拉莫特先生和泰拉松神父，向来老成沉稳、富于理性，他们互相祝贺对方没有卷入这场狂潮。但没挺几天，泰拉松神父忍不住了，前往苏瓦松官邸买股票。出来的时候，正碰上也来买股票的拉莫特。神父说：“哈！是你吗？”“是啊，”拉莫特快步从他身边溜过去，说，“怎么可能是你呢？”后来，当两位学者再次聚在一起时，他们高谈哲学、科学和宗教，但再也没有谈过密西西比计划。当不得不提起这件事时，他们一致认为：一个人永远不要发誓不干某一件事，还有，即使聪明人也不应该排斥豪华与奢侈。

此时，劳成了国内最重要的人物。与他相比，即使摄政王的魅力也相形见绌。摄政王的接待室连一位朝臣都留不住，他们都涌进了苏瓦松官邸。每个有地位的人都认为自己有优先购股权，他们守在劳的会客室里，乞求劳把股票卖给他们。劳忙得不可开交，连 1/10 的申请者也见不到。申请者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接近他。那些有地位的贵族们，即使

摄政王会见时让他们等半个小时也会火冒三丈，却可以为了见到劳而心甘情愿地等上六个钟头。劳的仆人们也跟着发了财，因为贵人们都希望仆人优先通报自己的名字。为了同样的目的，高贵的女士们不知抛了多少个媚眼，有的有幸献给了劳，有的则不得不献给劳的仆人。有一位奋斗多天仍未如愿的女士，放弃了在劳家里见到劳的希望，于是她命令车夫，当她外出时，他要仔细观察，如果看到劳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下来。这位女士在城中转来转去，祈求上帝赐给她被摔下的机会。第三天傍晚，她终于看到了劳先生。她对车夫尖叫道：“快让马车翻倒！上帝保佑，马车快快翻倒！”车夫驾车向柱子撞去，马车终于翻了。这场事故就发生在劳面前，他当然不会放过献殷勤的机会，立刻过来救助。狡猾的女士被带到了苏瓦松官邸，劳记下了这位女士的名字，允诺她可以买一定数量的股票。还有一个故事，女主角是德布莎夫人。她打听到劳在某处赴宴，就驱车前往，谎报火警。当所有人都往外逃命时，她趁机跑向劳。劳发现有一位女士向他冲过来，怀疑有诈，就朝另外一个方向躲开了。

还有些奇闻趣事也流传很广，尽管有点夸张，但可以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状况。一天，摄政王想找一位公爵夫人陪伴他的女儿，但怎么都找不到那位夫人，有大臣告诉摄政王：“您只要到劳的会客室里，保管能把法国所有的公爵夫人全都找到。”有位名医买了一些股票，但是很不幸，他的股票一跌再跌。有一次，他给一位女士看病，把脉时心里想的仍然是股票。当病人急切地询问自己生的什么病时，他沉痛地说：“上帝啊！它落了，落了，还在落！”病人惊慌失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它一直在落！一直在落！”医生惊讶地问：“什么在落？”“我的脉搏啊！”病人回答。医生醒悟过来：“哦，对不起，夫人！我说的是股票在落。我赔了很多钱，脑子很乱，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第三节 山雨欲来

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涨个不停，甚至几小时内就可以上扬 10~20 个

百分点，许多人早上出门时还一贫如洗，晚上回家时已经腰缠万贯了。车夫、厨娘和脚夫之类的下层民众也会一夜暴富，由于他们难以摆脱过去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所以言行举止总是怪怪的，显得滑稽可笑，成为上流社会的笑料。但是实际上，与上层人物相比，他们并不令人憎恶。圣西蒙公爵记录过一个叫做安德列的人，他品行恶劣，毫无教养，但是在密西西比股票狂潮中非常走运，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了富豪。暴富之后，他立刻着手掩盖自己低微的出身，急着与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年仅3岁的女儿，为了达到联姻的目的，就与高贵的杜瓦斯家族谈判，声称如果他女儿能嫁给这个贵族家庭中的任何一员，他将在金钱上作出回报。33岁的杜瓦斯侯爵马上应允，说他可以亲自迎娶这个女孩儿，等她一长到12岁就过门。但是有个条件，女孩儿的父亲必须马上交出10万克郎，并且在婚礼前每年交出2万里弗赫。双方达成了协议，并且在这个丑恶的协议上一本正经地签字盖章。

上面所说的事情虽然荒唐可笑，但是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危害。不过，另外一些事情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人们随身携带大量纸币，所以抢劫案随时可能发生，暗杀也并不少见。其中有个案子引起了整个法国的震动，此案不仅罪大恶极，而且罪犯的社会地位很高。

道赫纳伯爵是道赫纳亲王的弟弟，张狂放肆，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有一次，他和两个臭味相投的朋友计划抢劫一个非常富有的股票经纪人，据说此人总是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和股票。道赫纳伯爵与他的两个朋友商议，由伯爵出面，假意求购印度群岛公司股票，商定在一家酒馆内见面。见面后，谈了没几分钟，道赫纳伯爵他们突然跳起来扑向那个经纪人，把公文包内价值10万克郎的密西西比和印度公司股票洗劫一空，还用短剑连刺对方的胸口，直到把对方刺死。这起案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整个巴黎都笼罩着一种恐怖的气氛。第二天开始审理这起凶杀案，由于事实明确，道赫纳伯爵被当庭判处车裂之刑。

道赫纳的亲属祈求摄政王不要采用这种有辱贵族身份的车裂之刑，希望改为砍头。在当时的欧洲，砍头一般不会使罪犯亲属感到羞耻。摄政王正要同意，劳出现了，他对罪犯的行为十分愤怒，就帮助摄政王坚持了原则，依据法律作出了公正的处罚。六天后，罪犯被车裂处死。

这个判决严厉而迅速，巴黎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但这件事无法阻止整个社会治安的混乱，抢劫杀人案仍然不断发生，被抢劫者实在太多了，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和同情。公共道德日益败坏，所有的坏蛋都跳了出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物欲横流，社会上盛行赌博，几乎所有人都被吸引到了赌桌旁边。

有一段时间，繁荣的假象刺激了人们的信心，贸易活动活跃起来。外地人纷纷涌进巴黎，旅馆的床有时不得不架到阁楼、厨房甚至马厩里，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借宿者的需要。城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异常拥挤，以至于在最宽阔的主干道上也严重堵车，车流缓慢。全国人民都穿上了华丽的衣服，全国的织布机在夜以继日地运转着，赶制奢侈的花边、丝绸、细平布和丝绒。由于纸币发行量太大，这些东西的价格涨了四倍。食品的价格也越来越高，让以前的人连想也不敢想。工资也以同样的比例上涨，到处都在建新房子。虚假的繁荣蒙住了全国人民的眼睛，没有人看到即将到来的危机。

劳带来了如此惊人的变化，他本人当然也得到很大好处。法国最尊贵的贵族挤破脑袋讨好他的妻子、女儿，争先恐后希望与他联姻。他购买了两座豪华的庄园，并与苏利公爵一家谈判，要求购买其在罗奈的领地。由于劳的宗教信仰不是天主教，这不利于他进一步高升，所以摄政王建议，如果劳愿意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他将任命劳为全国财政的总审计官。劳立刻应允，并马上赶到默伦大教堂，在大群围观者面前接受了神父的坚信礼。第二天上午，劳向教会捐赠 50 万里弗赫，下午，劳被推举为教区名誉教会执事。

波旁公爵是法王路易十四的儿子，在密西西比股票投机中非常幸运，重振了破败的家业。他把住宅修缮一新，又建起了全欧洲都闻名的马厩。为了改进法国赛马的品种，他甚至从英格兰进口了 150 匹纯种赛马。他购买了大片的乡间土地，几乎拥有了瓦兹省和索姆省之间全部良田。如此巨额的财富都来自密西西比狂潮，难怪劳成了势利之徒顶礼膜拜的偶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劳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物，但他依旧表现得朴素、和蔼、善解人意，就像从前生活困顿时一样。当时

所有的小诗人、小文人踊跃出面，用最美好的言辞来赞颂劳，把劳描述成法国的救世主、守护神，他的每句话都闪耀着机智，每个表情都体现着一种美德，每种行为都充满了内涵。连皇上也没有受到过如此多的赞誉。每次劳出门时，都有大群的人马跟在后面，人群那么拥挤，摄政王不得不派一队骑兵作他的护卫，为他开道。

巴黎从来没有像当时那么奢华。从外国进口了大批精巧的物件，昂贵的雕像、油画、挂毯都成了畅销货。法国人擅长做的像家具、装饰品之类的漂亮物品，以前都是王公贵族专用的玩物，而今，在普通商人和中产阶级家庭里随处可见。巴黎成了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商业中心，最璀璨夺目的珠宝也被运到这里销售，其中包括那颗著名的钻石——它被摄政王以 200 万里弗赫的天价买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一直装饰在法国王冠上。初见钻石时，尽管摄政王爱不释手，但出于对整个国家的责任，他不想花掉如此巨额的公款，就理智地放弃了这个贪念。一连几天，宫廷中所有的女士都在谈论：如果没有人买下它，这颗异常珍稀的宝石将被带出法国，这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圣西蒙公爵也有同感，就说服了劳，由劳来想办法付钱。最后，法国人向宝石的主人承诺：他将在商定的年限内收到 200 万里弗赫，而且可以得到该数目 5% 的利息，以及在加工宝石过程中切割下来的碎块。圣西蒙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成功地说服了摄政王，做成了一笔辉煌的买卖，为自己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他说服摄政王牺牲自己的责任感，用公家的巨款买下了一件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为此，他非常骄傲。

第四节 急转直下

直到 1720 年初，法国社会仍然表现得十分繁荣。尽管议会一再发出警告，如果纸币发行量过大，国家经济必然会走向崩溃，但是这些警告没被重视。摄政王对财政基本原理一窍不通，他觉得，既然发行纸币